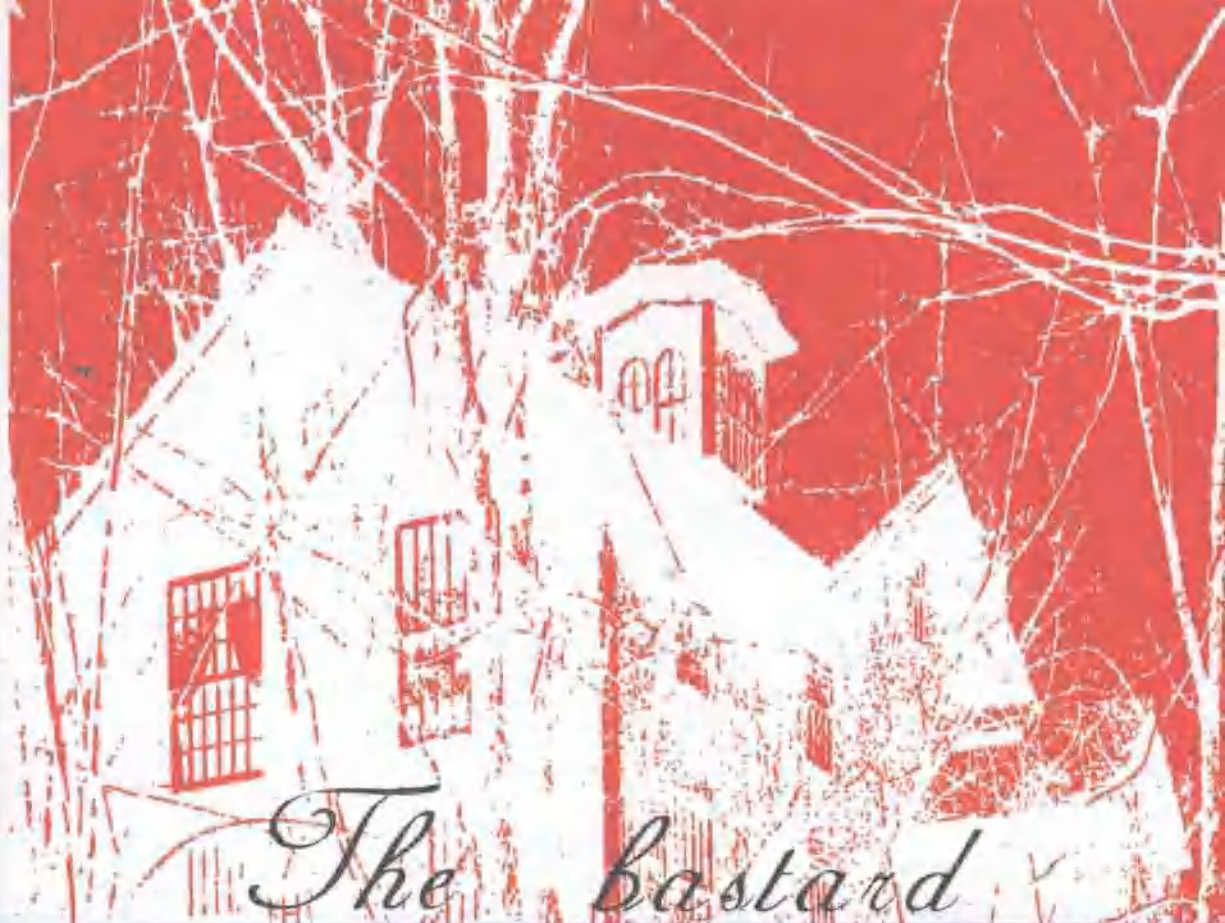


私生子

肯特家史

浙江文艺出版社



The Bastard

私生子

“肯特家史”第一部

[美] 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私生子

“肯特家史”第一部

[美] 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THE BASTARD by JOHN JAKES

Copyright: 1974 by JOHN JAK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EMBAR & CURTI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06-9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私生子/[美]杰克斯(Jakes, J.)著;董惠铭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7

(肯特家史:1)

ISBN 978-7-5339-2456-0

I 私… II. ①杰… ②董…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25754号

“肯特家史”第一部	
私生子	
[美]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责任编辑 刘微亮 装帧设计 王 坚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zjwycbs.cn 电邮:zjlaph@mail.hz.zj.cn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杭州金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字数:500千字 插页:4 印张:30.75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39-2456-0 定价:45.00元

著者简介

约翰·杰克斯，当代美国作家，被誉为美国“历史小说教父”、“民族作家”、“美国的历史老师”，1932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他在大学二年级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一年后出版了第一本书。自那以后，出版了六十多本书，大多是悬念小说、青少年阅读的非小说，后来则是科学小说。他为纪念美国独立两百周年创作了系列小说“肯特家史”，《私生子》即为其中的一本。1975年，约翰·杰克斯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一年内凭三本小说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作家，这三本小说也是“肯特家史”中的三本。因对美国独立两百周年纪念所做的贡献，约翰·杰克斯被五所大学授予名誉博士。

译者简介

董惠铭，1953年7月7日出生于杭州萧山，1975年毕业于原杭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支过农，当过小学中学大学老师，任过行政官员，现为浙江教育报刊总社社长、总编。

发表译作《美国人》《叛逆者》《私生子》《总统谋杀案》等长篇及一些短篇近200万字。

*East of Eden
Rebels
Private
The President's Murder*

The bastard

目 录

CONTENTS

第一卷 命运多舛

- 第一章 打击 /3
- 第二章 圣母像背后 /22
- 第三章 雪中血 /38
- 第四章 肯特兰德 /51
- 第五章 爱的游戏 /68
- 第六章 “彻头彻尾的暴民族成员” /86
- 第七章 同根相煎 /100
- 第八章 圈套 /112
- 第九章 逃跑 /124

第二卷 肖尔托父子家

- 第一章 圣保罗广场上的剑 /133
- 第二章 油墨的奇迹 /152
- 第三章 伯克先生和富兰克林博士 /168
- 第四章 克雷文大街的奇才 /181
- 第五章 独眼龙 /193
- 第六章 布里斯托尔的马车 /209
- 第七章 驶向异域 /222



第三卷 自由之树

- 第一章 密室 /243
- 第二章 安妮小姐 /261
- 第三章 九月火 /282
- 第四章 暴动之夜 /312
- 第五章 决定 /328
- 第六章 中士 /351
- 第七章 泄密 /366
- 第八章 走向黑暗 /381

第四卷 康科德桥之路

- 第一章 信 /399
- 第二章 在费城死去 /416
- 第三章 艾丽西亚 /431
- 第四章 代价太大的笛子 /445
- 第五章 夜半惊魂 /461
- 第六章 “该死，他们开火啦！”/475

卷五 圣父升天节

- 第一章 圣父升天节 /481
- 第二章 圣父升天节 /496
- 第三章 圣父升天节 /511
- 第四章 圣父升天节 /526
- 第五章 圣父升天节 /541
- 第六章 圣父升天节 /556
- 第七章 圣父升天节 /571
- 第八章 圣父升天节 /586

目

CONTENTS

卷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卷二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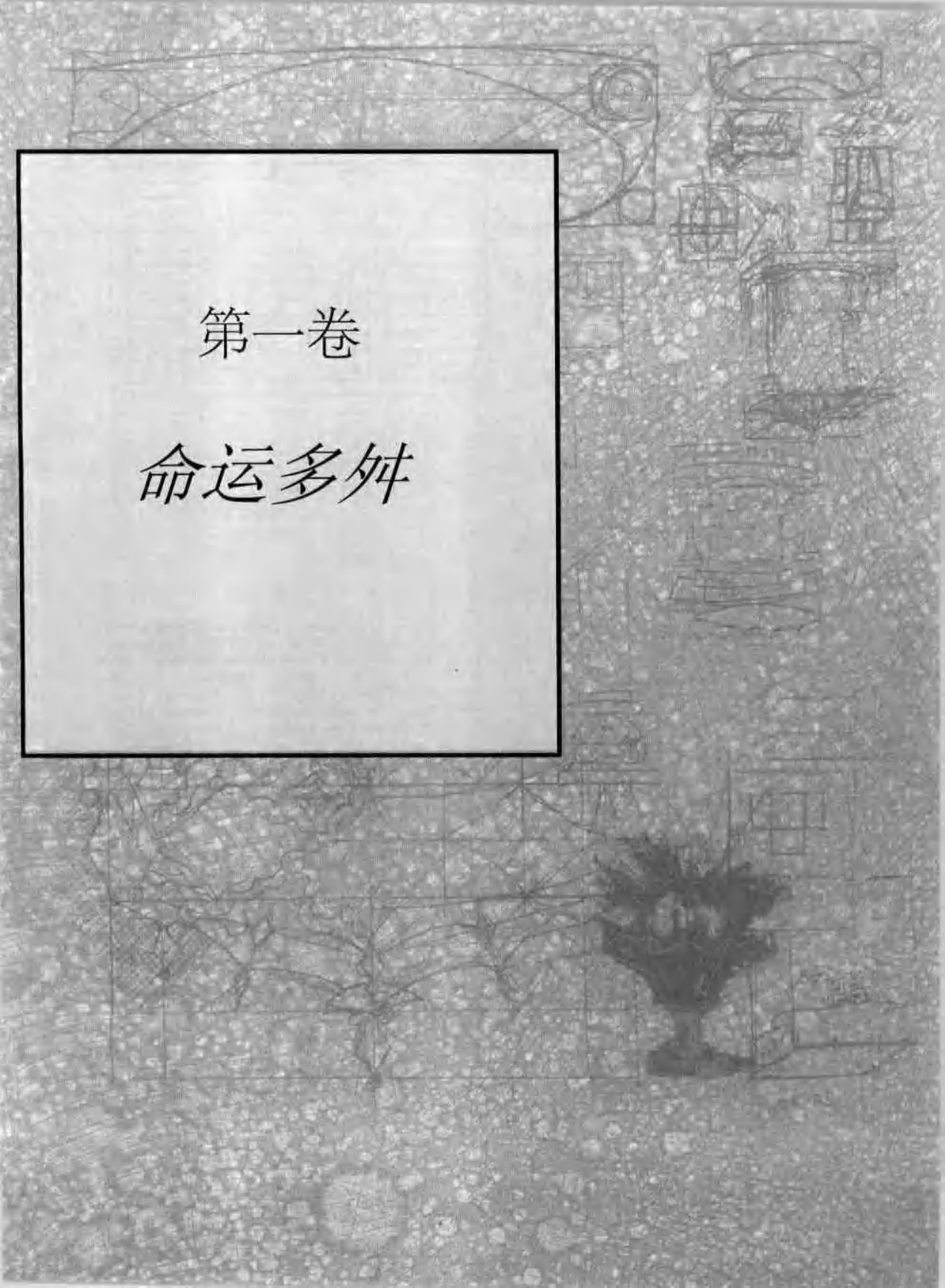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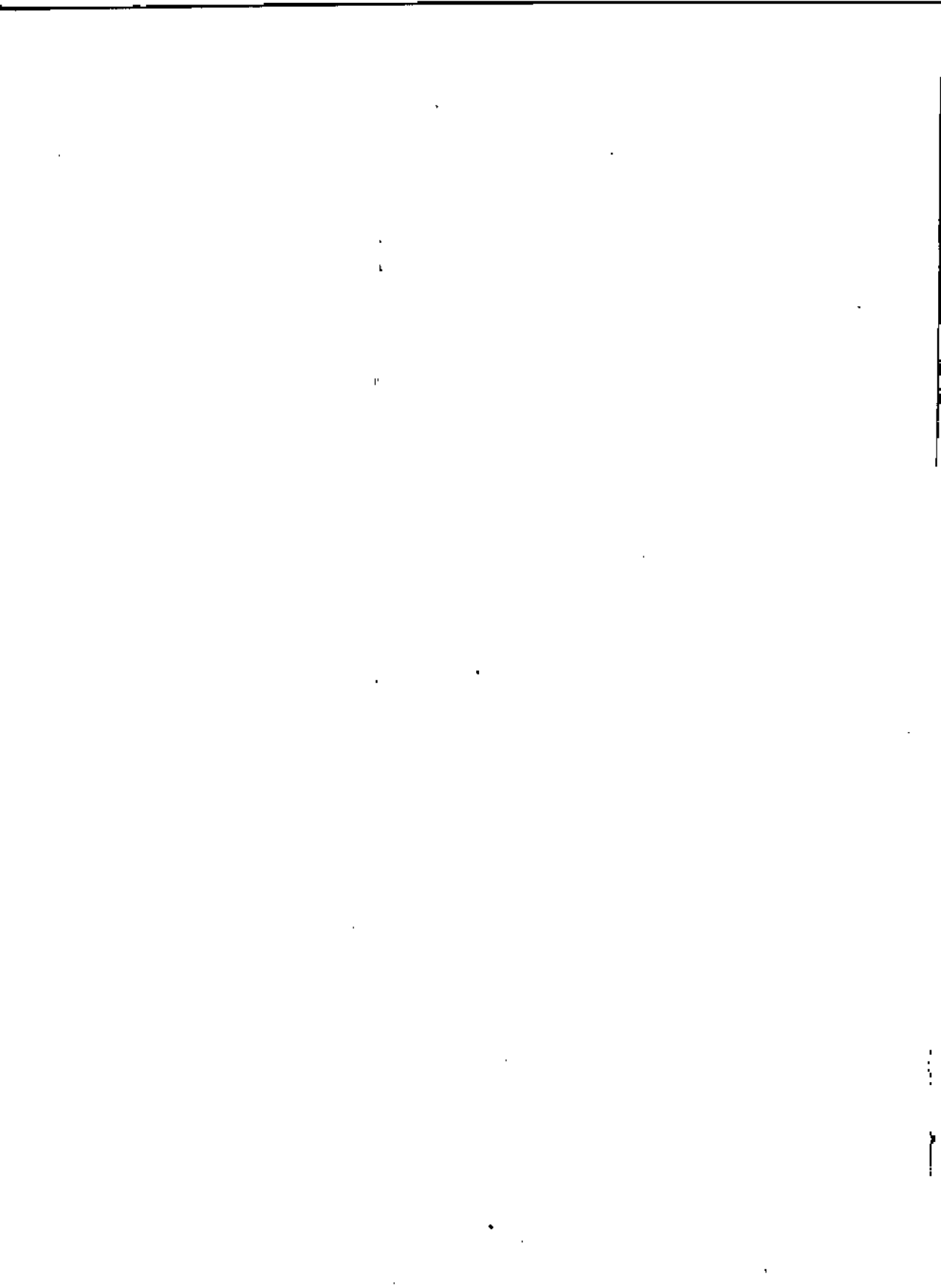
第八章

目
录



第一卷

命运多舛



第一章

打击

女人的脸通红，红得闪闪发光，仿佛被一道从高处的教堂窗户射下来的阳光照亮了似的。但是，这个女人没有女性的温柔，没有沉静，没有天使般的快乐。她的脸上写满了狂暴的愤怒。

他竭力挣扎，企图躲开这冷酷无情的愤怒。可是，他不能跑也不能动。曾经出现过的死一般的恐惧，使他的喉头渐渐抽紧。

女人怒视着他，咒骂着。一堆乌黑的浓发横过额头，流向她鹅蛋形脸的两边。乌发下，一双黑眼睛，几乎像一幅照片的聚焦，灼灼发亮。她的身后，一片漆黑。这死一般寂静的漆黑，将她的牙齿衬得更加雪白，加剧了她满脸的狂暴愤怒。他对她非常了解，她三十七岁，看上去与她那个年龄的大多数女人没有什么两样。她的嘴巴由于遗传基因的奇迹，没有牙齿间很大的缝隙和牙齿上褐渍斑斑的污垢。

他极力想躲开这张脸，可是头一动也动不了。恐惧在加剧，他听到了自己粗重的呼吸。呼吸声在加大，因为他知道，她有话要对他说——

她是有话要说。她的话与她的脸一样令人害怕，他之所以觉得害怕，因为他弄不清楚那是出于对他的爱还是对他的恨。

“别想逃跑，我告诉你——别想！你听着。”

逃跑？老天，好像他能逃跑似的。在这无边无际的一片漆黑中，在她狂暴的脸孔面前和怒火中烧的目光下，他敢逃跑么——



“不会有拉丁语。你听见吗？不会有拉丁语。你要学的是英语，读写你自己的语言，英语。还要学怎么计数——虽然我从来没学过那个东西，因为在巴黎干事儿，我不需要那东西。可是，你需要。你将要有不同的作为，菲利普，大的作为，千万别忘了——”

像寒冬午夜炉子里的煤一样，她的两眼像一团火，催人入眠。可是，对他来说，这双眼睛里没有一丝温暖。他全身冷汗直冒，充满了恐惧，不敢动也不敢想——

“等我觉得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你的作为是什么。在这之前，你必须听我的，学习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还要学习诸如一英镑值多少之类的东西。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属于你的东西。让这儿的那些笨蛋喋喋不休地去夸赞法兰西的荣耀吧。罗马时代以来全世界都知道的最伟大的帝国在大海的那一边——那就是有朝一日你终究要去的地方，去学本领。所以，让教堂里的那些小子们向那个顽固不化的牧师和他的助手去学他们的拉丁语吧！”

突然，她的双手伸向他，像一团白森森的什么东西，又像一双白色的爪子，攫住他的上臂，狂暴而又凶残地摇晃着他和她自己。

他在心里竭力否定她，拒绝她，终于，他鼓起勇气摇了摇头。这一摇头几乎耗尽了全身的力量。可是，她不容他喘一口气。她倾过身子，她的脸扭曲得丑陋无比，吓得他像以前一样在喉咙口不禁尖叫一声。

“你将向格拉德学习英语！”她大叫道，“读好的正派的书——不是读那些他藏在食橱里的肮脏的亵渎神灵的书。你听见了吗，菲利普？”

他想说，可是他的喉咙不知怎么的好像塞满了东西，只有一丝微弱的“嗞嗞”声从他的牙缝中挤了出来。

她越来越厉害地摇晃着他，就像这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吹来的风摇曳着她那乌黑发亮的头发一样。她越来越高的说话声在风中变得尖厉无比。风刮到她的脸上，刮得她极端丑陋恼怒的脸像大风中的烛光一样飘摇不定——

“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菲利普？你听见了吗？”

终于，他发出了声音：一声号叫，恐惧和痛苦的动物的号叫——

怒号的狂风突然像炸响的雷电灭去一样停了下来。他从她的双手里挣脱出来，逃进漆黑的夜色中，逃离了她白森森的爪子、她的脸、她的眼睛——

可是，他逃进的黑暗没有任何物质。他的双腿像在一个空洞里跌撞，他倒

了下去，倒了下去，倒了下去——

这一次，从他喉咙里发出的是一声乞求命运垂怜的呼喊。

二

他醒来时，浑身大汗，一会儿之后，他意识到，一切都过去了。可是，他仍然汗淋如雨，怒火中烧。

这种梦，他做了一次又一次，按理说也该习以为常了，可是他没有，每一次，碰到这样的梦，他总会感到极端的恐惧。

梦刚醒时那段蒙蒙眈眈的时间里，他由愤怒变为羞耻。他擦了擦眼睛，让自己清醒些。当他感觉到手指节擦着眼睑有点粗糙时，才放下心来，自己真正醒了。

他浑身湿漉漉的全是汗。可同时，在这家小旅店的阁楼里，他又感到冷。他用指关节更使劲地擦了擦眼睛，使自己更清醒了一点，也减少了一点恐惧。他想大笑，可发出的只是一个粗糙刺耳的嘶哑的声音。

每一个梦的细节基本上是相同的。她的脸，她的眼睛，她的双手，她的夹杂在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喋喋不休中，并非赤裸裸的谩骂。这样的话他以前也常常听到，睡觉里，梦醒时。

他一直认为，英国的确是世界各强权中正在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她说这话，他怀疑是不是因为她曾经被她自己的人民如此不公平地对待过。

她一直认为，他是出类拔萃的，比他们周围的那些人要强得多。

可是，她拒绝明确说出原因。每当他硬要她说详细原委时，她只是笑笑——那是一种多么傲慢的笑啊！——回答道：

“很快会告诉你的，菲利普，很快的。”

阁楼里充溢着稻草的气味和他自己的汗臭。他翻了个身，转向那扇圆圆的小窗户，从小窗口望去，可以看到小山坡上黑色的岩石在星光下闪烁。左臂下，书脊的角硌得他隐隐作痛。他穿着一件长达膝部的感觉粗糙的羊毛衬衫，每当一天的工作开始时，他便只好把衬衫的下摆塞进裤子里。

他感到不舒服，便把那些珍藏在那儿的金贵的书从身子底下抽了出来。这些书的内容他知之甚少。那是一年前格拉德偷偷交给他的，并且不断告诫他别



让人看见。

有一本是一个名叫洛克^①的英国人写的，格拉德对此人很敬佩。这本书对菲利普学习英语很有帮助。可是，那本《政府论》很多地方使他模糊不清。还有两本书也如此。

一本很薄，书名叫《民约论》，作者是一个瑞士人，格拉德称之为学者，不过，有的时候，他苦笑着称他是疯子般的让·雅克^②大师。格拉德极其珍爱的有两样东西，其中之一便是那部最厚的书——《世界知识大全》。这些令人头脑发涨的文章涉及天文地理、政治自然，无所不包。格拉德说，这项浩大的工程是由他所崇拜的另两个学者完成的，一个叫狄德罗^③，是一位思想家，另一个叫德艾伦伯特^④，是一位科学家。

据格拉德说，这部巨著的最初两卷在出版发行时被查禁了，因为这部百科全书“有诋毁皇权的倾向，煽动独立和造反，为谬误和败坏风俗立论，替亵渎宗教和神明作据”。不过，在被官方查禁前，已经有一些书通过私下渠道在社会上流传。格拉德很幸运，得到了最初的那两卷。

菲利普将书藏到稻草底下，重又回入梦境。也许是自作自受。每当他们丢开那些更正统的更安全的书时，格拉德总是尽可能耐心地向他解释那些菲利普似懂非懂的深奥而又难以掌握的观点。伏尔泰^⑤、孟德斯鸠^⑥，还有那个疯子般的卢梭。在菲利普藏入稻草中的珍贵的大书里，这些人都有介绍。格拉德很得意地强调，他们都是无可争辩的伟大人物，他们正在唤醒这个世界，使它建立在一个真正的基础上——

但是，却把菲利普变成了一个谬误分子。

但愿他能知道！过多久才会再做一次这种梦呢？

他的脸上现出一丝淡淡的疲倦的笑。也许永远不会了，很可能，她不会让

① 约翰·洛克 (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政府论》、《教育漫话》等。

② 让·雅克 (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

③ 狄德罗 (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文学家、《百科全书》主编。

④ 德艾伦伯特 (1717—1783)，法国数学家、哲学家。

⑤ 伏尔泰 (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

⑥ 孟德斯鸠 (1689—1755)，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法学家。

他睡觉，而是一个劲儿地给他上课，上课，上课——

所有三本书都安全地藏妥了，他稍稍放松了一点。醒来之后第一次，他缓缓地舒了口气，嗅着从北方的普伊德多姆山^①飘浮而来的秋天的潮湿的雾霭。秋夜的气息是一种兴奋剂，使他恢复了神志，再次将他推回到现实中——一个对他的梦和梦所包含的一切总是表示怀疑的现实。

又一个寒冷的冬天很快将席卷整个维莱平原，把流向北方与卢瓦尔河^②汇合的阿利尔河^③冻住。那些枯燥沉闷的日子终究会过去，他将在一个不再吸引很多顾客的日渐衰败的小旅店混日子。

他把一根稻草放进嘴巴，漫不经心地咀嚼着，他真的相信等待着他的前程光明而又灿烂？真的在英国？那个法国的宿敌？

他咬着稻草，发出一声冷笑。

这想法太可笑了。

可是，这却能够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同龄的朋友。尽管他不相信黑夜梦中那些强加给他的所谓前程，尽管他不理睬白昼那些喋喋不休的所谓希望，但是，他知道有时候他的行为证明他完全相信这些前程和希望。别人能看出他那种下意识的骄傲自大。

天哪，他自己竟没有意识到，特别是现在。瞌睡再次涌动起来，他希望躲入一个无梦的睡眠里。他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仰卧在稻草上，摆平那些书，睡舒服些。他拉出一条充满了烟味和霉味的破毯子。

光明灿烂的前程？他的？究竟，他是谁？一个小旅店的伙计，这就是他。

可是，当她的脸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他的梦里的时候，当她向他夸夸其谈的时候，他就会有点相信，正像他现在再次开始相信的一样，也许她说的有一定道理。

“很快会告诉你的，菲利普。”

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在那儿？是不是这个秘密像冬天在等待春天一样要等

① 普伊德多姆山，法国中央高原北部的火山山脉，最高峰海拔 1465 米。

② 卢瓦尔河，法国最长的河流，全长 1014 公里。

③ 阿利尔河，从法国南部流向卢瓦尔河的一条河流，全长约 400 公里。

到一定的时候才揭晓？是不是这是一个神秘而又令人激动的秘密？

他不知道，但有一件事儿他完全可以肯定，他害怕和憎恨这些梦，他不喜欢因为从他自己母亲的眼睛里看到凶残而害怕。

三

莱斯·特罗伊斯·切夫里斯旅店依傍于一个小山坡，山坡下是一条小路，距查瓦涅克村庄大约三公里。奥弗根地区吹个不停的风，刮得小旅店的木头招牌吱吱嘎嘎直响，刮得小旅店摇摇欲坠。小旅店有四个人，生火扫地、铺床叠被、端菜送饭。他们过着一种贫乏的生活，生活物品是偶尔从南边的富人们居住的地方运来的，或者向东，到通往阳光灿烂的意大利去的危险的阿尔卑斯山小道上去购买。至于意大利，在他极其现实的脑袋里，压根儿就没有去那里看看的奢望。

在噩梦之后的雾蒙蒙的早晨，这样的想法产生于菲利普·查博纽的脑子里，是很自然的。他觉得这辈子他所能记得的唯一的家乡，便是这个遍地是石头的穷乡僻壤，他也许只能在这儿度过他的一生了。

他睁大着两眼，脑子转向将要去买的下个星期的奶酪，没有任何迹象可以使他相信那个梦中他母亲声嘶力竭告诉他的那些希望能够成为现实。也就是说，除了他走出去时有点故作姿态的昂首挺胸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会出人头地。当然，对一个个儿矮小但身材粗壮的十七岁的男孩子来说，有那么一点儿架子和吹牛，也是自然的。在这样的年龄，他们的身上充满了野性和力量。

菲利普的母亲玛丽掌管着这家小旅店。这家店曾经属于她父亲，可他死了、埋了，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被埋在了查瓦涅克的墓地。好多年前，玛丽曾经跑到巴黎去当演员，也因此而自动地被地方教会除了名。

菲利普帮她经营，还有一个雇来的姑娘，名叫夏洛特，长得很丰满，有一张成熟的嘴和宽宽的臀部。夏洛特的家就在小旅店以南一公里处。她的父亲是一个磨坊主，生了十七个孩子。自己无法养活，便将大一些的送出去找活干。夏洛特在小旅店里，经玛丽的指点，主要任务是煮饭烧菜。

小旅店的第四个居民是格拉德。这个又高又瘦、长着一个尖尖鼻子的男人是大约四年前流浪到这儿的，来时，肩上一根棍子挑着一捆珍贵的书。玛丽劝



他留了下来，因为，那个时候，她需要有一个年长一点强壮一点的男性帮助她。今天早晨菲利普从阁楼上走下来进入客厅时，发现格拉德正在擦头天晚上留在桌子上的污渍。

“你好，菲利普。”格拉德用法语向他打招呼。“今儿个早上生意不多，要不要再上一课？”

“好的，”菲利普说，“但我得先去买点乳酪回来。”

“昨儿晚上我们那个唯一的顾客把乳酪都吃光了吗？”

菲利普点点头。

“做个东奔西跑的白铁匠，这人也太瘦了点。”格拉德评论说。“不过，”说着，他拍了拍油腻腻围裙袋里的钱币，“我操这份心干吗，去管人家干什么？他来住店付钱，就行。”

“我妈起来了么？”菲利普问道，一边向那扇被烟熏黑了的破旧的厨房门走去。门那边，他嗅到炉子里烧松树枝的香味。“我听到她房间里没有响动。”他又加了一句。

“我想她还在睡——干吗不呢？我们的白铁匠老早就上路了。”格拉德的舌头在嘴里滚动着，“不过，我相信漂亮媚人的夏洛特小姐已经到厨房了。当心她俘虏你。”他的明亮的蓝眼睛大大地眨了一下。“事实不断地证明，她没有比你进攻更喜欢的事了。”

菲利普的脸蓦地红了。格拉德所说的事儿使他激动。他懂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干什么，可是对于男女情事的实践，对他来说仍然是个谜。他走到厨房门口停了下来。是的，他清楚地听到夏洛特在哼歌儿，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藏在心里的那种坏心眼的激动，也许是紧张，也许是两者都有——这会儿他不想见她。

格拉德坐在桌子的角上，暗暗发笑。他三十来岁，身材长得很特别，使菲利普想到一只长脚的鸟。不知道他的出身，也不知道他的目的和志趣。他似乎对于干这种侍候人的活和给菲利普当老师很满意。所幸的是，师生俩互敬互爱。

“进去，进去！”格拉德一边笑一边向他挥手。“夏洛特小姐热烘烘的脸色和媚人的诱惑在等着你哪。寒冷刺骨的早晨，对一个小伙子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可是，菲利普摇了摇头。“我想还是先去买乳酪吧。请把钱给我。”